

“文学淮军”擂台
征文 第九季

人生边上

王优

“我现在好好耍哟！你妹妹叫我多睡会儿，每天早上都是她煮起我吃现成的。”视频里，母亲声音响亮，脸上全是笑。“饭也不要我煮，猪草也不要我宰。她天天早早起，把奶粉冲好，给我和你爸端来，我们喝了才起床。”没牙的母亲，嘴里蹦出来的全是满满的幸福感。

看到母亲如此开心，我也非常开心。父母年纪大了，尽管目前生活完全能自理，还能做点庄稼，但是儿女没一个在身边，他们心里总是空落落的，我们的心也是悬起的。今年妹妹决定不再外出打工，留在老家照看父母。母亲嘴里说着叫妹妹继续出去挣钱，不要守着他们，可妹妹在家的日子，她的笑声特别爽朗。母亲性子直，不懂得掩饰，往往直接从她说话的声音里，就可以辨别出她的喜怒哀乐。

近来，母亲常说腿疼。“坐久了，蹲久了，就站不起来，活动着倒还好些。”母亲说，“现在背半篓还费劲，没用了。”但她仍不愿闲着，有事没事总去田边地角转。收柴割草，翻地育苗，瓜瓜菜菜，包谷红苕，总想多种些。“又是牛又是猪，张口就要吃的。”母亲的理由很充足，“八十老人砍黄蒿，一日不死要柴烧。”

有一年冬天，正在上课的我接到了母亲的电话。母亲很少主动给我打电话，一看号码是老家的，我心里立刻嘟囔一声。“二娃呀，我们猪不吃食呢。”母亲情绪低落。“不着急哈，妈妈。先请兽医看看吧。反正立冬了，它不吃食我们就吃它。”我安慰妈妈，也是自我安慰。

几天后，再次接到母亲的电话。“娃儿嘞！我们猪死了！”母亲泣不成声，继而嚎啕大哭。我一下子愣住，不知道说什么好，眼前浮现的是母亲的日常：在烈日里四处打猪草，深夜宰猪草，清晨煮猪草，每天弄一大锅猪食。那年暑假，母亲在整理柴垛时，大腿被柏枝戳了个窟窿。

冬笋素有“金衣白玉”之美誉。剥了壳的冬笋，清新莹润，颜值确实在线。然褪其“金衣”，得有技巧。我还是厨事小白时，不知剥冬笋只需在笋衣中间深划一刀，再沿着两边掰皮即可；却傻乎乎地左手握笋，右手举刀，对着笋直砍下去！结果笋骨碌一下溜了，刀口落到了左手食指上，当即皮翻肉绽，血流如注，裹上创可贴仍止不住血，最后去了医院，老医生不打麻药活生生给缝了两针。至今，我左手食指仍有道长长的白色疤痕。

虽有这段“血的教训”，却一点不妨碍我对冬笋的喜爱。在我们家乡，素有“无笋不成席”之说。赫赫有名的大美食家李渔也盛赞笋为“蔬食中第一品，肥羊嫩豕，何足比肩”。而冬笋因深藏泥土之中，相较春笋，肉质更细嫩，口感更鲜美。“拗嫩先冬笋，尝新并晚菘”，清人赵翼直说冬笋嫩比大白菜。可见，冬笋之爱，古今一也。

不过，冬笋含草酸，若单烧，处理不好就会有酸涩味，得给她寻个好搭档。别急，苏东坡早就帮你物色好啦：“无竹令人俗，无肉使人瘦。不俗又不瘦，竹笋焖猪肉。”笋焖肉，就是我们说的“红烧”法。肉宜半肥半瘦，中火将肥油熬出后，加黄酒、酱油、蒜、姜，待肉色变红，再放笋。笋滚刀切成菱形块状，焯水下后锅，与肉同煮。出锅，肉笋早已灵魂契合，外表更是浑然一色，软红油亮，令人食欲大开。不足在于，油荤略重。

“红烧”自可，“小炒”亦佳。冬笋切丝，沸水中焯后沥干水分；油锅大火烧

热，下蒜末辣椒爆香；放腊肉丝翻炒片刻，随即倒入冬笋丝，同炒，加料酒、少量清水；最后以少许芡粉收汤汁。入口，冬笋之清芬与腊肉之醇香，两相交缠，美美与共。梁实秋在《雅舍谈吃》中专写过冬笋，他说自己从小最爱吃的一道菜，就是冬笋炒肉丝，认为那是“无上妙品”。

冬笋配肉，除却焖与炒，还可炖。冬笋炖火腿，袁枚《随园食单》中就有记载。言笋肉同煨，简单易行。只强调火腿要浸水两遍，去咸；同时还要加冰糖同炖。冬笋炖火腿，火候到时，锅中一色淡黄，肉笋温柔，两下里如胶似漆，意蜜情浓。尝一口，肉中有笋，笋中有肉，鲜香无比，据说还有益脾补气之效用。《红楼梦》里，宝玉就爱这口。某夜，袭人端了碗火腿煨笋汤来，宝玉馋不过，逮住就喝，结果连声叫烫，惹得袭人笑骂：几日不见荤，馋得这样起来！冬日里，炖一锅火腿笋汤，空气骤暖，寒意消弭。

但我最爱的，还是清炖冬笋。说是清炖，也少不得加几块排骨；若仅以清水炖之，怕涩味难去尽。排骨加冷水，煮沸后，撇去表面那层油沫，要多撇几次，汤会更清。将笋切成薄片入锅，再加老姜一块，盐若干，置于文火上，慢煨即可。汤成，清亮可鉴。笋片洁白如初，悠悠然，若行云水上，清雅至极。慢啜一口，清淡而不失鲜润，隐隐有山野清气。这般清炖之笋，既不失洁白之色，又接近其本真之味。

如同做人，淡然、本色、洁美，也是美食的最高境界。

母亲老了，扶墙走路，再也踏不出脚步声。愿母亲健康长寿，愿天下的母亲都健康长寿。

“我以前也经常做梦，梦见自己在青山绿水中飞翔，我一边飞一边唱歌。”我给母亲说自己的梦，母亲终于欢喜起来。“我今年比往年吃得饭，炖的肉也能吃一些了，不像往年，啥都不想吃，只想喝水——我今年身体好些了呢。”“那就好，要多吃一点哦，妈，我们还等着吃家里的蛋和肉呢，香。”母亲笑起来，“自己喂的就是不一样。”

母亲老了，扶墙走路，再也踏不出脚步声。愿母亲健康长寿，愿天下的母亲都健康长寿。

路过我们生命的人

游宇明

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会遇到许多路过我们生命的人。最早路过的自然是父母，然后是其他亲人，再后来是父母生活、工作圈里的人。等到再长大一些，可以独立跟别人玩耍了、上学了、工作了，开始有了自己的人际圈子，朋友、老师、同学、同事、陌生人……路过我们生命的人越来越多，也或多或少地影响着我们。

初次跟别人打交道，我们可能有些惊慌失措，遇上一点小挫折便可能痛哭流涕，这个时候，正当年轻的父母会跑到我们面前，微笑着问我们碰到了何种情况，为什么不开心，当我们事无巨细地向父母汇报，父母会告诉我们：好孩子得跟别人友好相处，遇到事情要想办法解决，不能只是用哭闹的方式宣泄情绪。我们进了学校，学习各种知识，老师会引导我们努力读书；做学生会适当地参加劳动，比如擦黑板、扫教室、清除教学楼周边的杂草，此时需要同学之间合作，老师又会叮嘱我们善待他人，少计较个人得失。可以说，一个人最初的价值观念常常是父母与老师等长辈奠定的。

迈入青年的门槛，大量其他路过者开始参与对我们的塑造，也在客观上引领着我们的人生。路过我们生命的人中品学兼优、乐于助人的人数量越多，我们的操守、能力往往也变得越来越好。

路过我们生命的人，构成了一些人经常说的人文环境。许多时候，我们很难选择环境，且不说父母不可选择，就是老师、同事等有时也很难更换。我们真正能做的是将路过我们生命的好人身上的优良品质和卓越才华学过来，像他们一样做人做事，让他们的精神营养充分融进我们的生命，从而让自我变得更加高尚；把路过我们生命的坏人的毛病从内心清洗掉，清洗得越干净越好。古人认为“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提倡“自省”，实际上就是看到了路过我们生命的人是五花八门的，我们要懂得取舍，见贤思齐，多与优秀的人并肩。

有人说：路过我们生命的每个人，都参与了我们的成长，并最终合力塑造了我们本身。对此，我想再加一句：塑造怎样的“本身”，主要靠我们自己。



餐桌上的「金衣白玉」

查晶芳